

## 看戲

站在自己家中，女人有些侷促不安。

但一切都已完美無缺，每一項晨日應完善備妥的工作都已結束。她站在客廳環顧這十幾年來如一日的場景，下意識在圍裙上抹抹手，好像不動一動，時間就會喀嚓一聲停住。

她老盯著時鐘行走，覺得可能是指針壞了或電力用罄，常常一天拆下好幾次細細檢查，因為老覺得時間慢了，何以一天如此漫長而明亮，如此令人窒息。她只好啪啪啪踩著拖鞋在家裡走來走去難以靜止。

日子拓印日子，但昨天發生了什麼？

昨天那樣遙遠，幾乎是上輩子的事。好像她沒意會到自己結了婚、有了小孩，還來不及反應就已經是個資深母親。後來在電視上看到一種名為強迫症的行為不由自主，心裡暗暗一驚，從此不敢盯著時鐘瞧，背過身來卻總覺得時鐘盯著她，連家裡每一個角落，都一清二楚無所遁形。

女人走到餐桌旁，上頭擺滿食物。她打算準備叫女兒起床，忽而不能確定女兒是否已經回家。星期三是個充滿變數的日子，晚間女兒的社團活動如果延續到清晨，接下來的兩天不確定中帶有更多肯定的是，女兒往往不在。

上大學後來來去去，女兒行蹤是個不能說的秘密。她看雜誌上說干涉太多就是古板不開通親子關係惡化的導火線，為此她戰戰兢兢，深怕自己多餘的話語誤事。幾次話到嘴邊，說出來都是，嗯，大學生活好玩嗎？上些什麼課？

她其實知道什麼課她都插不上嘴，女兒修的財經企管雜誌上都沒有，她便無從得知，所謂女兒的新生活。頭幾次女兒還認真分享，後來大概乏了，就不錯可以還好過得去那樣敷衍著，然後兩人就埋頭吃食。

漫長的沉默，女兒背過身打開電視，投入另一片聲音。

女人站在門前猶豫是否敲門，猜想要是裡頭空無一人，自己將多麼羞赧，但終於還是敲了門，等半晌無人聞問，她便鬆了口氣。

好奇怪，女兒不在她竟然鬆一口氣。

回到餐桌旁，啪的一聲房門打開，女兒頂著半畫好的妝走出來，劈頭就問自己的那件暗紫色窄裙。她想了想，回聲說沒洗。女兒便啾啾嘴一臉不平回房去，沿途嘮叨咀嚼著瑣碎埋怨。過了一會啪的一聲又開門出來，又啪的好大一聲關門出去，她才想問什麼，女兒早不見人影揚長而去，房裡又安靜下來。

女人愣了愣，轉身想去喊丈夫起床。

可能聽到聲音，男人打開房門探頭四顧，沒說什麼又回房裡去準備更衣上班。這時電話響了。

女人微微緊張起來，吸了口氣才走到電話旁接起。話筒那方一片沉默，她喂喂喊了幾遍也跟著無聲，好像沉默是一場角力，誰說得多，誰先開口就輸。以往這種無聲電話只零星出現在夜裡，而後漸漸白天也有，早上有、下午有、黃昏的時候也有，她便知道電話找的是她，不是她丈夫。

一開始是她丈夫，後來是她。

好幾次夜半時分，她感覺男人在背後幽幽睜開眼，望著她乾瘦的脖子，一臉迷茫面無表情，好像要開口說些什麼。但隨著時間一點一點流逝，終究僵化在黑暗裡。在那個等待男人開口的沉默時刻，女人半眯著眼透過梳妝台鏡子觀察自己丈夫的表情變化，覺得這真場寂寞的遊戲。好像躲藏的人早已被發現，卻忘了怎樣才能走到遊戲的終點。

有時男人會起身，輕輕推開房門走入無光的客廳，在電話旁坐下。

這樣一來誰當鬼呢？

女人猜想，當所有人，包括等在電話另一頭的聲音都陷入了無止盡的時間長跑，漸漸習慣在各自沉默的姿勢裡穩妥躲藏，他們會不會集體陷入一個尷尬的處境，而一切起因都是為了無人肯擔當發現者的角色。

那個打破僵局，推動故事繼續往前的發現者。

後來當無聲電話現身頻率改變，女人知道終於有人按捺不住，要來刺探敵情。

上一期雜誌有關於這類情況的報導，女人剪下反覆唸了幾次，思索良久，最後決定沉默以對。好像那是最佳應答，連沉默前的喂喂幾聲她都刻意裝出年輕聲調，希望對方不覺她老，還是個可敬且難以擊敗的，女人。

她也曾暗暗在心裡描摹電話另一頭沉默者的容貌。想像對方的五官、髮色和聲音質感，甚至猜想是否跟她座落在相同的年齡區塊裡。

後來關於那張臉的細節越來越豐富，幾乎像伸出手就可以碰觸到。

爲了可以更清楚看見那張臉，她闖入了女兒房間，在那個極爲陌生的空間裡靜靜坐下。她在鏡前細細撫摸自己的眼鼻耳唇，然後打開女兒的化妝品，用全新且年輕的色調一點一點勾勒出那副極爲熟稔的五官樣貌。

她看到有個陌生豔麗的女人，從鏡子裡，對著她笑。

微微上揚的唇，有種神秘的勝利者姿態，她覺得既陌生又熟悉。

她打開女兒的衣櫃，刻意挑了一件最爲曝露的衣服，穿上，走出家門。

她半裸著肩膀走向公共電話亭，投幣，撥了她丈夫的電話號碼。

電話那頭傳來丈夫充滿新鮮感的語調，猶疑不解躊躇笑惱，那些她未曾領受過的，獨特語氣。她竊竊笑了起來，忍住自己想回話的衝動，在丈夫開始丟出一串陌生人名前，掛上電話。

沒有人知道這一切的發生，連她自己有時也不太能確定。

喀嚓一聲，男人走出房門，一身西裝筆挺。

女人慌張掛上電話，說是打來催繳電費。男人笑了笑。好像什麼都知道但什麼都不說，她便無從發作起，覺得自己注定要輸。

不吃早餐了，男人說。怕給車潮塞在路上，早上有會要開要趕趕資料。兩人並肩走到門前，女人又問，回來吃飯嗎？丈夫聳聳肩，笑說，再看看！

要看什麼呢？女人想說，但沒有開口。

回到只剩一人的屋子裡，女人坐在柔軟舒適的沙發上發楞。一會兒又起身，想去洗衣服才想起衣服早給晾在架上，想買菜才記起冰箱裡滿滿都是食物，一個身體停停動動手足無措，僵在原地。

女人覺得可能是今天日子不太好，雜誌上不是說雙魚座今日犯小人、諸事不順，整日心情打雷閃電，還只有一顆好運星星！

電話又響。女人無名火冒了起來，覺得怎麼這樣煩，接起來便破口大罵好幾聲，才發現這次真是催繳電費通知，心底莫名湧起深深的疲倦感。

拎著話筒聽完重複三遍的語音訊息，女人掛上電話。起身看了看明亮無塵的四周，聽見窗外鳥鳴清脆，時間是早上十點了。

她緩緩走向廚房想切盤水果，拿起刀，卻遲遲無法動作。

十點。女人記起早上十點是某種自殺潮的高峰時段。

是日本？還是哪個國家？

早上的明亮時刻，當家庭成員都紛紛出門去各自一天的生活，面臨空巢期的中晚年女人就那樣躺在自己家裡的地板上，沒有任何原因地陷入深湛的眠夢裡，再也無法醒來。泊泊流出的血一點一滴渙漫開來，從廚房緩慢延伸到家裡其它角落，劃分出新領域，屬於女人自己的地盤。黃昏時，家裡的門再被打開，那些新鮮的血液早已凝固發黑，散發極腥羶細微的氣味。狐疑晚歸的家庭成員慄懼地尋找著，只發現女人手腕上問號一般的傷口。他們疾聲大喊有人闖入行兇，卻怎樣也找不到另一枚陌生的指紋。

女人想起這樣一件事，並想像那些在昏昧夕照裡浮現而出的疑懼表情。

她忽然覺得，也許畫上一刀在自己手腕也不錯。

刀子硬生生擱在女人手腕上，她感到冷涼而鋒利，還有一點無助。

女人想起來如果今天女兒不回家，丈夫又要開會，她會不會一個人躺在地板整晚。在不開燈的房子裡，在無聲的地板上，一個人躺著，細數秒針行走光影偏斜。然後白天，然後黃昏，然後晚上。

要幾天過去，她才會被發現呢？

被發現的時候，她還會有表情嗎？她的女兒和丈夫會不會細細推敲她唇邊意味深長的笑靨？會不會開始拼湊她的生活細節，一個人待在家時的心境轉變，甚至努力搜索回想所有可能異狀，然後赫然發現，她竟像個虛構又曖昧模糊的角色。

會不會幾十年後，當她的女兒也終於來到她這個年紀，某天早晨拿起一把刀想為自己切盤水果時，忽然能明白自己的母親，忽然能明白那樣明亮而乏味的人生為何尋求一個匪夷所思的結尾。

或者，她的五官臉容會率先被時間的陰翳塵埃覆掩，被蟲蛀蝕腐化得缺損難辨，就這樣無聲息消失了……

十點十三分，時間過了。

女人笑了起來，想也許明天再試，還覺得自己有那麼一刻好像連續劇裡為情所苦遭人離棄的女主角，想到這就不知為何笑了起來，久久難以遏止。

端著切好的水果癱坐沙發，女人忽然想睡一睡，也許睡到黃昏無知無覺，一天就這樣過去了。

真是極其漫長而短暫的一天。女人隱約聽到耳邊又有電話響起的聲音，她選擇閉上眼睛。

夢境開始的時候，女人感到全身上下痠疼不堪，整個身體被侷限在一個狹小的空間裡。不適和疼痛像一波波浪潮反覆打向她，她感覺自己異常清醒，感覺這是一個異常真實的夢境。

女人發現自己置身在一個座位上，週遭是一片嗡嗡發響的低語交談，還有一個又一個僅剩輪廓臉龐的幽暗身影。他們一排又一排並肩坐著，永無止盡地向前向後向左向右延伸，直到眼睛再也無法負荷，再也無法繼續追索邊界。

女人坐在正中央，坐在燈光調低的暗影裡，感覺時間已經過了非常非常久。

所有人的視線都纏繞在同一方向，投向一個略高的平台，一個既虛假又極其寫實的家庭場景，一個怪異又孤單的女演員身上。

女人覺得女演員很面熟。與她一樣腰圍略粗、一樣身著乏味的素色服裝、一樣眼角滿佈魚尾紋，還有一樣的衰老侷促。

女演員站在舞臺中央朝四周張望，抹了抹手，又反覆看了好幾次時鐘，像是忘了自己該做什麼，滑稽得像個默劇演員。觀眾爲了那樣困窘無助的情境窸窣窸窣笑了起來，女人覺得自己也該跟著笑一笑，便在黑暗中拉長了嘴的線條。

女演員終於動了。她走到桌邊，又輕聲放緩腳步走向房門，將身體伏貼在門板上探聽房裡動靜，但什麼也沒發生，又走回了場中央。期間不過有幾扇門自動開了又關，每次都好像要有新人物登場，但終究誰也沒從門後走出來，只有女演員反覆叨唸著一些聽不清楚的台詞。

觀眾起先還興味盎然地欣賞著，接著漸漸有些煩躁與不耐，因爲舞台上什麼也沒有發生，沒有故事，沒有情節，沒有一點令人激動的情緒跌宕，幾乎是他們生活的再製與重現，幾乎同樣地無事可說。

女人坐在觀眾群裡頭，也在引頸期盼有些什麼可以發生。也許一點生活以外的東西，一點濃縮快速的喜怒哀樂，不然，來些神秘難解的東西也勉強可行，但實際上什麼也沒有。

女人覺得演員的表演過度寫實了，像是真在舞台上搬演自己的生活，但是誰有興趣去看這些呢？因此她多想叫一叫、喊一喊，從觀眾席出聲把演員喊醒，讓台上的女演員離開這狹小窄仄且難以爲繼的家庭場景。她多想可是她終究什麼也沒做，只是安靜守己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，坐在騷動不已的觀眾群裡冷眼旁觀，一同覺得女演員有點悲慘，甚且慶幸自己是個疏離的觀眾，不用在台上窘困地演出。

事情忽然有了變化。

台上的女演員接起一通突如其來的電話，所有觀眾都屏息以待這好不容易才出現的重大轉折。女人聽到離她不遠處，一位有著鷹勾鼻輪廓的觀眾，在黑暗中低聲分享著猜測。是詐騙集團嗎？她的小孩被綁架了？外星人來電？但臺上的女

演員只是一臉緊張的接起電話，喂喂幾聲然後陷入沉默，長久的沉默，像忘了台詞，忘了自己應有的應對與立場，尷尬地暴露在燈光中。

真是無聊的戲啊！

不知為何，女人缺乏耐心的目光越過那名尷尬而無助的女演員，穿過舞台布景，清楚地看到有另外一個臉容與自己相仿的，美艷女人，身材姣好引人遐想。

雖然如此相像，但她幾乎認不出來。

那名艷麗的女人也正拿著電話竊竊笑著，沉默不語。塗了口紅的唇微微彎成上揚的月亮，顯現出勝利者的姿態。美艷女人透過布景的一個小孔洞窺伺著舞台，冷眼瞧著台上的困境，接著益發開心，幾乎要忍不住笑出聲來。

在那名因忍不住笑意身體微微發顫的女人身後，煙霧繚繞。有個男人吸著菸，看著這一切，一切的一切，點點頭微微笑著，陷落在柔軟沙發中，從容優雅地佔據了最棒的位子。

她認了出來，那是她丈夫，她西裝筆挺、無所不知的丈夫。女人記得，在那場戲的最後，台上的女演員緩慢地走向廚房，拿起一把水果刀，切了幾瓣蘋果後，忽而將刀刃放到自己的手腕上，幾乎，就要劃下一道缺口。觀眾因為預想到即將噴發而出的鮮血顯得興奮極了，所有人都目不轉睛地等待那一刻到來，醞釀積聚在胸口的驚呼幾乎就要盈斥在每個角落。

女演員停住了。她偏著頭，注視著地板，好像那裏有一句溫柔的勸告與慰藉。臺下的觀眾因期待落空，開始呢喃躁動表情扭曲。女人聽見零星細碎且此起彼落的呼喊聲漸漸聚集壯大，最後變成像是由一個人獨自發出的齊聲呼喊。

快呀快呀快呀快呀快呀……

聲音越來越猛烈急促，從原本的集中合一又散裂開來，形成尖銳層疊的高聲吶喊。一些觀眾甚至爬上座位，撕扯著衣服做出狂暴的肢體動作，以催趕女演員手中的刀刃，可是似乎所有的干擾都到達不了舞台上。

舞台上燈光漸漸由白轉黃，陰影水一樣地淹漫了整塊地板，擾動著淺淺起伏的漣漪，散發極細微腥羶的氣味。女演員在那昏昧不明的光暗錯落裡，露出一抹恍惚微笑，意味深長地望向前方，視線穿過無數叫囂人群，悠悠遞送到女人面前。女人覺得好累，怎麼戲演不完，結局遲遲不來。

她站了起來，爬上自己的座位，攀上那些已經站立起身的觀眾肩膀，那些喪失臉孔，無可辨識的陌生存在，越攀越高，越爬越高，奮力張開雙臂加入鼓譟的人群伍列……

她也開始希望，台上的女演員快點死去。